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四九五回 遇僧人欣然敘舊 得良友各述前因

卻說天霸聽和尚如此言語，只得命趙五退了下去，向著和尚打了個稽首，乃道：「萬君召乃俺至好的朋友，只因前月奔往潼關，日久未回，正深盼望，你老何以知他的底細？且請與我說明。」和尚道：「說來諒也知道，俺非別人，乃普潤是也！自從君召過俺山頭，方知為瑯琊之事，訪那造樓之人。俺與雲家兄弟交非泛泛，故一同馳往潼關，說明緣故。」便將路遇黃成的話，前後說了一遍。天霸不禁大喜，乃道：「照此看來，是俺自家朋友了。趙五哥，這店主也是你的朋友，彼此談起，皆有面熟，今令俺做一小東，大家聚談一晚，明早各自行路。」

方剛聽說黃天霸到此，不禁肅然起敬，聽他如此言語，隨即走了出來，向著普潤道：「和尚，俺們不知不罪。既然趙五哥在此，又有黃大人吩咐，你老的房飯銀兩，皆小弟代辦了。」此時店門外的人，見他們俱已無事，也就各自散去。

方剛將眾人帶到後面，揀了一座大大的席面，請他眾人坐下。普潤先行向天霸問道：「黃賢弟，汝此時意欲何往？君召現病在河南，特命俺到淮安送信。還是得著瑯琊的消息，還是別有他故麼？」天霸將那趙五弟兄行刺的話說了一遍。普潤道：「飛雲子與黃成分路前去，無非為這樓圖非盜取出來不可。今俺既然相遇，何不一同前去，若能裡應外合，俱省卻許多事件。」

關小西在旁言道：「你老雖急欲成事，在俺看來，還是徐圖的為是。咱雖未見過這齊星樓如何厲害，前在沂州鎮時，早已打聽明白。目下大人盼望君召，如大旱望雨一般，仍是請兄台赴淮安送了那信，我等仍在沂州等候；候你到來，咱們再行上山攻打。」普潤哪裡肯信，說道：「咱們今日遇見，方知萬君召的下落，設若彼此相左，有誰再往淮安；咱不知道這機會便罷，既是趙五哥可以為力，正可相助一臂，何故又往淮安？」天霸道：「既然佛師不去，咱也不便相強；惟君召病在河南，這便如何處置？在俺意見：請你老前去迎接，同至山東聚會。」普潤道：「這事又可不必要！遙想此時他病已全好，設若彼此兩誤，徒然耽擱日期，大人面前自有他回去報信的。」天霸與小西見他執意要同去，不便過於勉強。早有方剛命小二取出許多酒肴，掌上燈台，眾人入座。普潤道：「俺肚中實在饑餓了，上午那樣饅頭，還要俺□兩銀子，幸虧俺未帶銀子，打了一頓，不然吃你的苦處，還能抵賴麼？」方剛聽了笑道：「還虧你說得出口，方才與趙五言語，說咱們用你□兩，此時又說出真情了；不然為你打了一頓，尚是當這白吃的帳目，還無著落呢！怪不得說出家人是茭瓜心，原來你便是這樣。」說著，眾人大笑起來。彼此開懷暢飲，直至二鼓以後，方才席散。次日一早，趙五便起身，將眾人喊醒。此時連普潤共是五人，別了方剛，即向沂州進發。

且說王朗自賀人傑二上山頭，雖侍著齊星樓埋伏，心下不無有許多畏忌，因此命人各處去請人。這日正在山頭，忽見嘍兵來報道：「稟寨主！高頭目與黃成兄弟現在山下，飛雲子一同前來。」王朗聽了這個信，便起身出了方廳，一路奔出山門，早見牌樓前面，遠遠來了一人，當頭一位雖是高球，後面接著便是飛雲子兄弟。此時如獲至寶，不禁大聲叫道：「雲三哥，久違多日了，小弟接待來遲，尚祈寬恕。」雲鶴見王朗出來，就高聲答道：「雲某前固要事在身，以致不辭而別，撫心自問，感愧萬分，今日特來請罪！」王朗道：「三哥說哪裡話來，從前諸多簡慢，夙夜悚愧，自別尊顏，如失左臂。」說著，眾人已到了寨口。王朗見黃成弟兄已到，也就周旋了數句，眾人向裡行來。

不到一刻，進了方廳，大家分賓坐下。王朗向飛雲子問道：「三哥一向何處安身？」飛雲子道：「某自別後，便往隴西山鐵面閣王胡熊山上，時值家兄雲龍、雲虎皆在彼處，弟兄相遇，各道由來，多蒙胡大哥□分鐘愛，將愚兄弟留在山中，過了數日。怎奈長安雖好，終非久戀之家，二位家兄欲回故里，故前月復回潼關。不期道路傳聞，言說黃天霸攻打瑯琊山，欲將齊星樓拆毀。因思此樓乃小弟所造，雖然機關震動，也須有精熟之人，方有效驗。特恐寨主用人不當，誤了大事，累及眾人，那時反難對寨主。時值家兄有南行之志，因此邀同前來，同助一臂。」說著，便指雲龍說了名號。

王朗聽說是飛雲子的兄長，慌忙起身說道：「小弟有眼不識泰山，大哥光臨，未及遠迎，抱罪之至！」說著，到了雲龍面前，彼此行禮。雲龍也就將路遇黃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王朗自是歡喜，隨即命廚下擺酒接風，眾人入席坐下。王朗便將別後之事，細說一遍。飛雲子接著說道：「小弟造下此樓，除卻俺弟兄五人，別無一人可破。賀人傑與黃天霸連來兩次，也算得個大膽包身，但不知受了重傷，隨後曾否送命？」王朗道：「天霸來後，現已與施不全回轉淮安。賀人傑二次前來，又聞為殷龍救了他性命。目下住在左近村鎮，行蹤無定，遷徙頻聞。」

小弟久想前去究他下落，先送了此人性命；又恐殷龍非無名之輩一，那時反誤了大事。因此雖有此意，久久未行。若得大哥相助一臂之力，還慮這兩人不成路鬼麼？」飛雲子聽說賀人傑未曾送命，心下安慰了許多，當時也就唯唯稱是。席散之後，已是天晚，早有那舊時的朋友前來會晤，迎來送往，曲盡周旋，無非為飛雲子是好手，而且他哥哥初次前來，許多人未曾見過的，格外慇懃款待，彼此談論，直至二鼓之後，方才安靜。

王朗揀了一所清潔的房屋，請他弟兄居住。次日清早起來，雲龍向飛雲子道：「普潤與萬君召馳赴淮安，目下恐未到此，愚兄久聞殷龍的大名，意欲借此訪一訪，且可將我的細底，告之與他，命他安心等候，候淮安眾人到此，便破此山，豈不是好？」飛雲子道：「大哥所言雖是，但這山下村鎮，非止一處，知他現在何處？此時東尋西找，設若漏了風聲，反為不美。在小弟看來：不若在此權住數日，先為打探一番。知道住的地方，然後暗暗的前去，豈不完密？」雲龍本來性急，不等飛雲子說完，便道：「昨晚已經說明。」遂不聽飛雲子所言，便欲行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